

Turner and Pre-Raphaelite

透纳与拉斐尔前派

你们应当以专一的心进入自然，勤劳和信任与自然同行，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参透其意义，不舍弃、不挑剔、不轻视一切。

[英] 罗斯金/著 李正子 潘雅楠/译



Turner and Pre-Raphaelite

透纳与拉斐尔前派

你们应当以专一的心进入自然，勤劳和信任与自然同行，
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参透其意义，不舍弃、不挑
剔、不轻视一切。

[英]罗斯金/著 李正子 潘雅楠/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透纳与拉斐尔前派/ (英) 罗斯金著; 李正子, 潘雅楠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

书名原文: On The Old Road: A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Essays and Articles on Art and Literature Volume 1

ISBN 978-7-5155-0122-2

I. ①透… II. ①罗…②李…③潘… III. ①透纳, J. M. W. (1775~1851)—绘画评论②拉斐尔前派—绘画评论 IV. ① J205. 561 ② J2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3939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透纳与拉斐尔前派

- | | |
|------|-------------------------|
| 作 者 | [英] 罗斯金 |
| 译 者 | 李正子 潘雅楠 |
| 责任编辑 | 方小丽 |
| 开 本 | 635毫米×965毫米 1/16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140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
| 印 刷 |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5155-0122-2 |
| 定 价 | 35.00元 |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言

八年前，我曾经在《现代画家》第一卷的结尾处，冒昧地向英国的年轻艺术家提出了以下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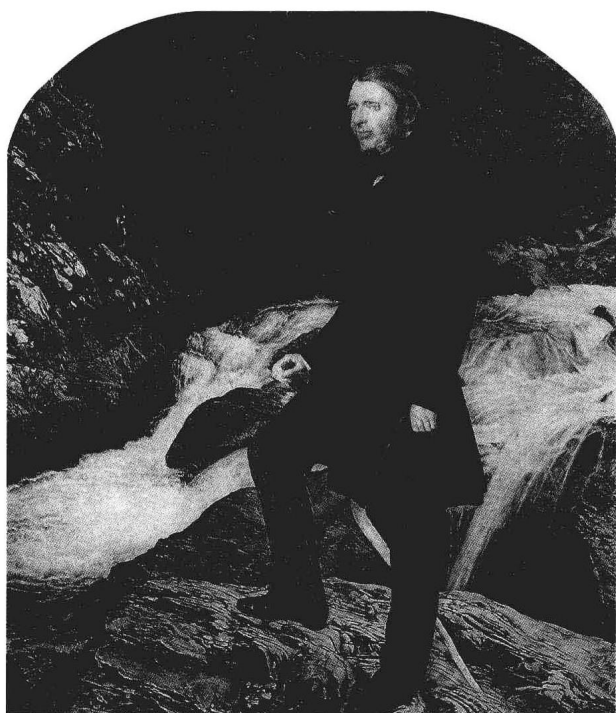
你们应当以专一的心进入自然，勤劳和信任与自然同行，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参透其意义，不舍弃、不挑剔、不轻视一切。

不论这个建议好坏与否，若要听之行之，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忍辱负重。但由于奉行这条建议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大部分人舍弃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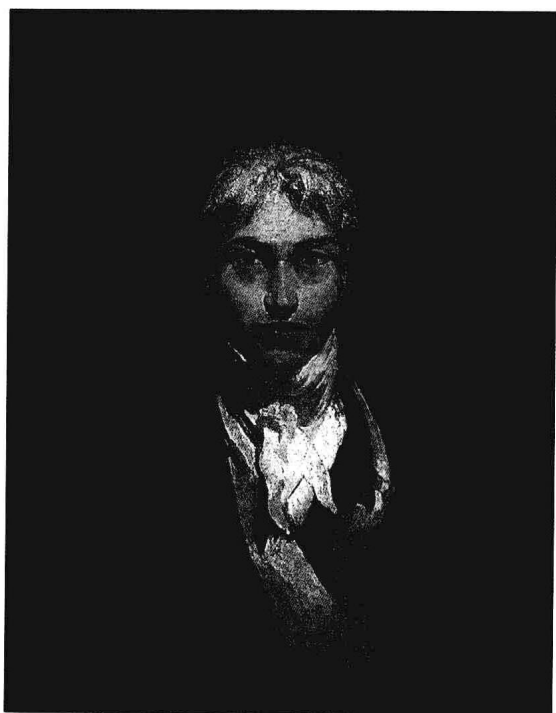
然而，还是有一群人实行了这条建议，但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公众出版物上发表的最粗鄙恶劣的辱骂和攻击，对此我一直记忆深刻。因此，我曾经认为，他们一听到这些针对其作品的错误陈述，就应该马上进行反驳，而且指出其作品的优点和价值所在，即使在一些细节上存在不足，但那些作品具有胜于争辩的潜力。

于丹麦山

1851年8月



约翰·罗斯金画像



透纳自画像

目 录

.....

前拉斐尔主义与透纳	001
前拉斐尔主义的三种色彩	055
关于拉斐尔前派兄弟会 I	080
关于拉斐尔前派兄弟会 II	088
亨特的《世界之光》	095
亨特的《觉醒的良心》	099
拉斐尔前派在利物浦	102
透纳是画界伟大的统治者	106
透纳的遗赠	116
透纳的遗赠与国家美术馆	135
肯辛顿的透纳美术馆	138
透纳的画 I	143
透纳的画 II	146
透纳作品的复制品	147
透纳作品的真与假	149
透纳的品质	150

前拉斐尔主义与透纳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证明，上帝希望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工作，而在我看来，上帝更明显的意图是希望每个人在他的工作中获得快乐。《圣经》记载“要辛苦工作才得存活”，却从未说过“你伤心欲绝才能存活”。而且我发现：一方面，无穷的苦难都是由那些好逸恶劳的人造成的，他们不仅不能完成指定的工作，而且总是在各种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上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任何小小的不幸都不是由工作过度、心情抑郁的人造成的，他们不仅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带入这种厌恶工作的情绪中，还将这种情绪加在别人身上。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心情抑郁这个事实违背了神的法则，也表现出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愚蠢和过失。为了使人们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他们必须适合这份工作；他们不能过度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必须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不是不确定的，好像需要其他人的确认才能够证明，而是确定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认知：不论世人怎么说怎么想，这么多工作都已圆满完成了，而且颇有成果。所以，如果要使一个人在工作中获得快乐，那么他不仅要能胜任这份工作，还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满意的评价。

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不幸他的父母和老师没有为他做——就是找到他适合做的工作。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被骄傲自满冲昏头脑，那么凭借其个人喜好来选择工作就会稳妥一些。人们一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论：“我似乎不太适合担任某一公司的总经理，但也许我能胜任财政部大臣。”但是，他们应当如此推论才更确切：“我似乎不太适合担任某一公司的总经理，但我敢说我能在小规模的蔬果贸易中有所作为，因为我对辨别豌豆的优劣颇有心得。”这即是说，不要好高骛远，而要试着从较低层甚至基层工作开始做起，一旦打好基础，就能稳步前进，而且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

祸患。然而，因为那些从事底层低贱工作的人总是被轻慢无礼地对待，所以，现今这种谦逊的想法尤其难寻。而在愚笨之人（即大多数人）眼中，正是由于曾经分割不同社会等级的障碍被消除，原本处于社会低等阶层的人对于仍然保持这样的现状感到多于以往十倍的羞耻。曾经，一个工匠出身的人，如果被一个贵族出身的人视为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受或羞耻，就如同一匹马还是希望自己是马，而不是变成长颈鹿。但是现在，人们想要挣得财富、提升地位，体面地结交那些昔日身份地位远高于他们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人类贪心不知足的天性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不论这个人身份如何，对他而言，若一直留在他出身的阶层而毫无长进，那就是真正的羞耻，而且每个人都会认为他应尽的义务就是努力成为一个“绅士”。任何一个对于公共慈善教育机构的制度管理有丝毫影响力的人都知道，人们的这种想法已经变得多么普遍了。这些机构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家长的来信，那些母亲希望她们的六个或八个孩子全都可以上大学，都能够参加毕业旅行（英国大学生毕业前的大陆旅行，是上流社会子弟毕业的最后一部分），但这些愿望难以实现，于是她们认为社会公共慈善机构是存在问题的。每十封这样的来信中有九封信都会如此断言，她们再三断言的缘由来自于对各自家庭能够处于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的渴望。这些家长真正渴求的并不是孩子的安全、教育或良好的道德情操，而是对不幸命运的改变，这种渴望仅是源于他们对自身不幸遭遇的惊慌和恐惧。他们因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或低层而感到处境困窘、痛苦难言，为了改变这种不幸的命运，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努力奋斗、处心积虑甚至削减寿命。我认为引导公众改变这种想法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益处，而一些与人为善、名副其实的绅士就是最好的带领人，他们可依据自己的原则，从事最普通的行业并以此为荣，向世人证明，即使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会忙于手工劳动，或在柜台服务顾客，但是他们仍然保有尊严，仍然是最佳意义上的绅士。我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构成绅士品质的特征——谦恭、庄重、同情心、勇气、真实、虔诚等，不能在柜台服务员或在其他工作岗位的人身上找到呢，如果那些岗位上的人需要甚至渴望具有这样的品质。

接着，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慎重地选定了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工作过度。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我们的

社会和商业系统中存在的若干差错，这些差错（我不确定它们的实际效果是否比显现的更加厉害）迫使我们去过度工作，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生存；我也不是要谈出自危害健康的辛苦劳作的成果——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无法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但这些小小的成就才真正是他们的快乐之源。我只想简单地说一个导致过度工作的特别原因，那就是取得出色成果的雄心抱负，以及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希望，这是一种恶性的徒劳的希望，不仅促使人过度劳累，而且使人们所有的劳作都有害身心健康。我称这是一个徒劳的希望，并且让读者更确信这一点（这是关系人类最高利益的首要真理）。伟大的智慧成果不是由巨大的努力成就的，而是由伟大的人成就，而且他不必大费周折便能成就大事。现今，我们最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但我们又极须理解这一点。让我尽可能讲得更清楚一点，解释得更充分一些。

我曾说“没有任何伟大的智慧成果”，是因为我不想将这一言论延伸到道德层面。相反，在我看来，正因为我们想要进行剧烈的精神上的努力状态，所以我们不想进行强烈的体力或智力上的努力，而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精神活动上，即与魔鬼的伟大抗争，以武力占据天国。而身体的工作和头脑的运转则是安静地完成，相对而言不费力气。四肢和大脑不需要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并不会创造出最多的成果，即是说，四肢和大脑不应剧烈活动，而应当平稳、持久地进行。我们应该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而不是在黎明时分才让赛船靠岸——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会让我们获得成果，只会让我们得心脏病。

如果人们能够诚心且谦逊地领会这个伟大的真理和规律，哪怕只是一次，就能免去多少的痛苦啊！如果一件伟大的事能够全部完成，那人们就能轻松地完成；如果需要做一件事，那么只要一个人就能做到，而且毫不费力就能做到，好比平凡人做平凡事一样简单，不但如此，也许比平凡人做平凡事更为简单。还有什么真理能更公开地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现象的表面呢？难道在所有现存最伟大的成果的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毫不费力”的迹象吗？难道这些成果没有清楚明了地告诉我们，这里并没有包含“巨大的努力”，而是“伟大的能力”吗？这不是道德的消沉，而是上帝的力量，它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伟大的能力在所有事情上的作为，而这正是我们现在从未认识到的，想象一

下，让我们借助铁制工具汗流浹背地创造伟大的成果——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除了身体日渐消瘦以外，只会一无所成。

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也不要将这个伟大的真理混同于年轻人所追捧的信条，即天才不需要工作。事实上，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乐意去工作，而且能从工作中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好处，但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自身内在的神圣，而是将所有的成就归因于他的工作能力，并且告诉那些询问他成功秘诀的人，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是的话，也只是因为我的努力。”这就是牛顿说话的语气，而且我想，那些将聪明才智全部致力于自然科学的人一般都是这种语气。艺术天才通常则会更加腼腆，但不管在哪个领域，天才总是卓越出色的，因为他们做事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小心而有技巧，诚实而乐意去努力积累、训练自己的能力，而且在发挥能力时将表现出巨大的、不可言传的才华。因此，严格说来，一个人是否有天赋与他本身无关，不管怎样，他都必须静下心来、坚持不懈地工作，但工作的自然结果往往是上帝应许他能够做到的，而且是他的最佳成果，任何令人心碎的极大痛苦都不能促使他做得更好。如果他是一个伟人，那么他成就的事就是伟大的；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凡人，那么他成就的事就是平凡的。但如果他总是平心静气地工作，那么结果会是正确的、令人满意的；如果他总是野心勃勃、心浮气躁地工作，那么结果会是错误的、卑劣的、毫无价值的。

我所说的第三个必须做到的，就是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个满意的评价，主要是说，他不应当依赖于大众对于某种工作方式的普遍看法，而应该合理地鼓励进步意识，并具有正确的成功意识；要不然，难道他能变得“谁的昨日曾回首，笑看与明日无关的忧愁”？

我相信，这种工作态度的真正滋养和帮助作用，对于现今半数的劳动者来说，是近乎陌生的。因为无论他们的外在举止表现得多么自鸣得意，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察觉出他们彼此之间强烈的嫉妒之情，他们对各自所做之事的真正价值是多么缺乏自信啊。骄傲自大能使人膨胀，但永远不能支撑住一个人；而过于清楚的痛苦和绝望，不容人去想象在他们的内心有一个信仰在稳固支撑着自己。

我已经大体上阐明了这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工作领域，

但有一个工作领域是例外的，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的无知和疏忽，结果给这个领域的工作造成了无法预料的灾难，现在我要特别针对这个领域——艺术领域，尽力去重新论说这些原则。

一般而言，那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并且认为自己有特别的艺术天赋，然而，就自身个体而言，他们并不是快乐的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们被寄予厚望，而且他们本身也希望能靠着其聪明才智而非稳定、平静的工作来谋生。因此，绝大多数人试图让自己去获取这种聪明才智，结果进入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状态。

就同样的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或工作领域会是这种情况。一个律师肯定会觉得，如果自己的才智不能超越身边的同行，那么他就不可能在这个行业中获得发展，但他不会一直思考该如何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通常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明白才智的重要性，知道自己应该具备过硬的法律知识，积极通过法律考试，并收集整理每一桩受托案件的事实证据——案件委托人大致会需要这些。律师就是以此来赚钱的，他的劳动是有益的、可衡量的，报酬是按小时付费。如果他恰好拥有与生俱来的敏锐洞察力和敏捷的思维，那么这些能力都会适时地得到充分发挥，而他不会认为这些是他最重要的能力体现；即使不具备这样的才能，他仍然会希望通过勤奋、尽责来促使自己在工作领域中得到不断发展。再以一些牧师为例，没有一个深知自己内心的人会否认他们非常想要展示自己的口才或智慧，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诱惑。他们从不认为聪明才智是牧师理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也不会慎重地坐下来写一篇才思敏捷的布道文。甚至他们之中最愚钝、最自负的人，也会以一些方式来掩饰他们的自负，并自称其所做的事情是大有裨益的。他们不会公然地询问那些听众，你觉得我的讲道精妙吗？或者，你觉得我表达富有诗意吗？或许他们早就清楚，自己不是以聪明才智来挣钱，也不是以智者来命名，他们的任务就是传扬真理。如果他们恰好具备智慧、口才或创意，那么这些才能都会适时地出现并发挥作用，而不需要不停地寻求和表现；即使他们没有这些才能，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尽职的牧师。

对于那些不幸的艺术家来说并非如此。没有人期望从他那里获得真实、有益的艺术作品，但人人又希望他是一个艺术天才。人们要求他具有创意、技

巧、虚构和想象力，却唯独略去他应该具有的——勤恳、踏实地工作，这正是一个画家应当履行的职责。读者也许会诧异地问道：什么职责？这么问很合理，因为据我猜测，几乎没有几个画家对自己的职责有何想法，甚至对其职责亦毫无概念。

然而，要发现这一点确实不难。要是一个人发现自己具备的才能，并因此决心成为一名画家，那我猜这项才能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和自如的模仿力。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观察者和模仿者，他的职责就是向同胞传达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无法通过视觉效果以外的方式来传授。长期以来，这个职责都仍然是一种宗教职责，即以视觉形式将信仰对象的真实性和《圣经》历史的事实刻印在大众意识之中。而现在，虽然这种职责逐渐消失，但还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取而代之。画家没有职业性、目的性，是社会中的游民，总是追寻着自己想象的幻影。

但他从未想要这样。突然出现并广泛蔓延的自然主义，或者说，在欧洲画家界中出现的、对普通的自然物体进行效仿临摹的趋向，使得画家传奇性的工作在那一时刻被印刷术的发明取代，但这种自然主义的艺术潮并不是画家的艺术本能的错误。虽然这种艺术潮流被误解和误用，但它出现在了的时间，并且在所有的各种妄言滥用中仍然保持其本色，或许只有在新近的风景画派中，才能首次看到这种艺术潮流的本色成果。这种艺术本能同时催促欧洲的每一个画家去履行他们真正的职责——如实地展现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或是那个时期的自然美景；展现那些同时推动科学发展的力量，保存关于每一个旧时遗迹的真实记录，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变革中被扫除殆尽。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艺术本能出现得正是时候，它能让读者去思考，如果他们国家的画家理解并遵循了这一本能，那么这时，欧洲各国人民拥有的将是多么大量、多么丰富多样的全面的知识啊！假如，人们为了能够画出每一种他们最喜欢的事物，而进行了正确无误、细致认真的学习，那么在此之后，这些人就会分别归入两大阵营，即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前者是完全如实地绘画每一栋建筑、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战场，以及每一个具有最细微的历史意义的场景，精确、完整地展现它们当时的面貌。而他们的同伴则根据各

自不同的能力，画出同样逼真的植物、动物、自然风景和世界上每个国家不同的气候现象。假如，在我们现今的博物馆中，对那些在这两百年中因战争、时代、改革的原因而被毁坏的建筑物都有一个真实、完整的记录；假如，欧洲所有山脉的每一个隐蔽幽深之处都被深入探查，而且所有的岩石都被精确地描绘出来，以至于地质图表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假如，森林里的每一棵树都以它最壮美的姿态被描绘出来，每种野兽都以其最原始、凶猛的生存状态被描绘出来；假如，所有这些艺术品都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国家美术馆中，而且当代的画家都快乐、认真地创作着，为了使这些艺术品不断增加，使大众越来越容易通过这种方法了解知识，那么，相较于以“辉煌的成果”获取不稳定的收入，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加光荣的人生吗？也许，他们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真实的描绘是一件容易的事，并因此对之表示轻视，他们一生都是被这样教导的。但无论谁这样教他们，事实都并非如此。去描绘（且应当去描绘）世上最朴素的自然风貌是最难的事，也值得最伟大的人做最大的努力去展现；而且，也应当记住，没有人会被限制说只能描绘最朴素的事物，每个人可以在他选择的地方挑出他要描绘的事物，而且，如果他找不出一些对他来说足够有挑战性的难事，那才奇怪呢。然而，这个理由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每个画家都知道，当他不再去努力展现自然的真实时，更多是因为他的胆怯而非蔑视。

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探求这个问题，我没时间说明十分之一的益处，这其中包括画家因了解其自身使命而获得的益处，以及大众因画家的创作成果而获得的益处。细想一下，若一个人明白了创作是无穷无尽的，并同时知晓他所做之事的价值，甚至知道什么是虚无的，那么他自身的水平将会得到多么大的提升，他会变得多么满足，他会多么认真诚挚，他会充满博大精深的知识，完全从妒忌中释放出来。细想一下画家的创作成果对人类的益处：它会带给艺术本身无限巨大的益处；它的每一个主题都会传达出轻松、快乐、正确的知识；更多的人会健康有益地从事这项工作并以此为生；对于正在痛苦中消失的无数低等才能而言，这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引导。设想所有这些益处，再浏览一下我们的展览，看看那些“牲畜画”“海洋画”“水果画”和“家庭画”，看看那些待在沟渠里永远是棕色的母牛、暴风中的白色风帆、茶碟里的切片柠檬和傻笑的愚蠢面孔，试着去感受一下我们是什么，我们本该是怎样的。

在考古学的分支里举个简单的例子。让那些对宗教历史感兴趣的人试想一下，如果17、18世纪的那些笔法最精确的画家不再描画壶罐、蔬菜、醉酒的农民，而是开始一笔一划地描摹那些雕刻在德国、佛兰德斯（Flanders）和法国的教堂及城堡上的宗教画和家庭生活画；如果每一栋在法国大革命或随后的任何一场革命中被毁坏的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以杰勒德·道（Gerard Douw）或米里斯（Mieris）描绘丘比特浅浮雕的相同手法，被精确地描绘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应该会拥有多大一笔财富啊。细想一下，即使是现在，那些古代浅浮雕中仍然存有多少无法估量的财富啊，在那些被遗忘、被毁坏的教堂和生活建筑中，充满了各种传奇的趣味、微妙的感情，以及关于过往时代的特点、气氛、习俗和历史的重要痕迹，而这些都在整个欧洲世界快速地消失——这些财富一旦失去，即使所有活着的人一起努力也无法挽回。接着，再看看那些无数具有足够绘画技能的人，即使他们受的是最普通的教育，也能将一切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则是描画以学校模特为蓝本的跳舞的裸女，要么就是描画装备着沃德街（Wardour Street）盔甲的骑士的理想画面，或是《吉尔·布拉斯》（*Gil Bias*）、《唐·吉珂德》（*Don Quixote*）《韦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的经典场面，或是以带着高地的无边呢帽、挥舞着步枪的年轻伦敦傻子为前景的山地画面。只要以他们那难以形容的愚蠢去想想这些画面，然后站在林肯大教堂南门的那些被毁坏的浅浮雕前，看到时候你的心脏纤维是否也随之碎裂。

而有人会愤怒地问道：就没有为想象力、创造力、诗意的力量以及对理想美的热爱留下一点空间吗？是的，只有在真理的促进下，并用以展现真实性时，才能获得最高、最好的空间。不论想象和情感存在于何处，它们都能在完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然地显露出来，也不需要靠着艺术学院教授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果人为的发展有能力达到的话），即便艺术学院的培训能带来最好的效果。目前，我们这些培训的极大荒谬及失败之处主要在于，我们并没有将想象力和创造力置于足够的高度，并以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得来的。在我所写的每句话中，读者都会发现我对这些能力进行了相同地位的排序，这是一个纯粹的神赐天赋的等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教学的方式来获得、增加或改进，只能被不同的方式隐藏或压制。完全地理解这些以后，我们

就能彻底地明白在画布上挥毫的诗人在和歌曲中宣泄的诗人都是一类人，而我们教学方法中所有的错误都会被废除掉。现在我们中间还有谁想要把人培养成诗人？想以任何常规的方法诀窍去培养诗人？假设，即使我们在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我们希望的那种能够发展成为诗人的能力，假如我们想要将他培养成诗人而非其他，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禁止他所有安静、稳定、合理的工作呢？我们是否应该强迫他不停地从他孩子气的头脑中杜撰新的、生硬的词汇，并将评论家从以往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并认定为诗律法则的东西放在他面前，作为他学习的唯一对象？不论这个男孩具有什么天赋，在这样的对待下，这些天赋会变成怎样？除非，他的这些天赋强大到能够冲破一切谎言和虚夸的网罗，而且不顾我们的影响，去建立自己的根基，但是，如果像成千上万的例子那样，与生俱来的天赋过于微弱而无法冲破这一圈套，那么这样的教学除了使他整个人完全陷入愚蠢和虚假之中，还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否就不应该去遏制和约束他们在青年早期迸发出的第一束创造的火花，而当我们想要竭力栽培的人第一次迸发出这样的火花时，我们是否应该堆柴助燃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教他们将全部的智慧融入整体的力量中，将所有的情感转化为热情和诚实，并期望从天堂寻得安宁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以言辞培养一个语言上的诗人，但如果要培养一个绘画的诗人，我们应该如何以我们的方式着手去做呢？一开始，我们很可能要告诉那些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大自然充满缺陷，而他需要去改善这种状况；但拉斐尔是完美的，所以他需要去摹仿拉斐尔，而且越多越好；在大量的摹仿之后，他会开始试着以拉斐尔风格加上他自己的独创方式进行创作，就是说，他将去创作一些出于自我构思的巧妙之作，而这巧妙之作恰当地遵循了拉斐尔风格的规矩，主体亮部占据整幅画七分之一的空间，而主体暗部占据整幅画三分之一的空间；一幅画中没有两个人的头是朝着相同的方向，而描绘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拥有最高等级的完美容貌，这里的完美容貌主要是指希腊轮廓的鼻子，嘴唇与下巴之间精确到小数的完美比例，但那种程度的改善通常是那些16岁的年轻人对赠与上帝的作品进行的改善。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教学方式，即提供给这些年轻人各种渠道、皇家学院的课程、媒体的评论、公众的热情，特别是殷实的金钱支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画家产生呢？

然而，我们做得比这更糟糕。在最近几年里，这种教育的真正趋势已经出现在了一些较为年轻的画家身上，而这种趋势也只能出现在年轻画家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已经习惯了那套错误的体系，要不然就是已经经历过并且忘记了它，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一贯的体系对他们造成的损害程度。这个意识在年轻一辈中出现、增强、成熟，最后发展成为坚定不移的行动，而为了存在到底，它需要强烈的直觉和相当的自信来支持，否则，就会马上被大众权威和公认的教条规范压倒。强烈的直觉会使人变得古怪、狂暴；而虽然建立了相当的自信，这自信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的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傲慢无理的外衣。让我们看看自信的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他的序言中，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生硬的蔑视，没有比这更适合他去做的工作，然而到处都显示着他的无礼。假如，一个年轻人集这样的顽固和自信于一身，他努力创作的艺术作品的技法部分被公认为从大师那里得到最好的借鉴，那么，我们会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多数作品具有某些粗劣、生硬的元素，他会受到许多评论家甚至是最温和的评论家的厌恶，而这些评论家正是被那个他打破的错误的体系熏陶出来的，他们满怀嫉妒、感觉迟钝，只会对他进行彻底的蔑视和批判。更进一步思考，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特定的体系将要被推翻，而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刚毅且真诚地追求美。照此推断，意欲成功地对抗这样一个体系的人应该是天生缺乏美感的，并且对美的诱惑完全麻木。综合上述条件，确实没有理由对那些年轻人以抵触的情绪、固执的直觉、积极的自信和极少的审美意识描绘出的画感到吃惊，第一眼看上去，它们肯定比不过那些因剽窃而丰富、因遵循传统而显得完美、被赋予全部人造优雅的吸引力并被公认权威推崇的作品。

然而，我们应该已经预料到，相对于那些努力时必需的优秀品质和缺乏的情感转移，不管是否遵守先例，或热衷于理想主义完美，这些年轻人都意欲在追求特殊目标的过程中展现他们的能力、获得成功。

所有这些都已成为事实，但在某种程度上却难以预料。两个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年轻人，竟然为自己设计了各自完全独立的、实在的学习方法，面对他人的各种劝阻和反对仍然不屈不挠，满腔热情地坚持自己的方法，这确实相当奇怪；而在他们努力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创作出来的作品，竟然在很多方